



《莫说破》是我“读钱锺书札记”系列中的一篇(2003.3.13,发表于《新民晚报》),是钱先生关于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主张,举两个鲜明的例子:《围城》开头方鸿渐从国外回来的海船上,遇到了丰满的鲍小姐,她着装比较赤裸,对方鸿渐极有诱惑力。船的颠簸给了他深吻的机会,鲍小姐主动来方鸿渐的舱面相就,以后就一笔带过,第二天房舱的服务员阿刘拿着三支女人夹发的玉钗向方示意。结果方鸿渐当着鲍小姐给了三百法郎了事。这次偷情,要在西方某些影视剧里,那还不得用长镜头大拍特拍这场“激情戏”?再举一例:《牡丹亭》是歌颂美化少男少女的性爱的,更是“激情戏”,汤显祖以优美的诗歌舞蹈的长镜头铺陈了几十个小时。但没有一点床上戏。人毕竟是人嘛。《红楼梦》毕竟与《金瓶梅》不是一个档次的作品嘛。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有十几篇是读钱札记和记杨绛先生的文章,也算对杨老百岁寿诞的一个祝福吧。我们还给杨先生寄去了我的孙女舒畅的一个作文小选集。杨先生真幽默,在这个小册子上,她老人家居然跟重孙辈的孩子开起了玩笑,她批道:“舒畅小友:你才十岁,已经能出版书挣钱了,以后是不是一年出一本书呀?到你一百岁,你出了多少书?算得出吗?你挣的钱都数不清了!祝你成为创吉尼斯纪录的大富翁!太奶奶。”在老学者百岁寿诞之日,她还给舒畅寄来一盒苏州特产:采芝斋的苏糖,还在电话中间舒畅好不好吃,老太太童心不灭,令人高兴。

《莫说破》中的文章,都是近几年在报刊上发表过的,也有几篇从以前出版的杂文集中挑选出来的,我出过

十几种杂文集,而今它们在书市上已基本售罄,这反映出社会是需要文明批评的。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议”(《论语·季氏》)。是说最高统治者(他主要是指尧、舜、禹、汤和西周)把天下治理得秩序井然,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从天子发出;做到这一步,那么没有官爵的平民百姓,就没有必要发什么议论了。敢问,老百姓不议论,就是天下太平的重要象征吗?

但是邓小平却说:“一个革命政党(现在则是一个依法治理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的执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

作风必须坚决制止”(《邓小平选集》第2卷第144—145页)。此言至今仍有强烈的针对性。

托改革开放的福,意识形态领域虽然并非没有风风雨雨起伏曲折,但总体上没有再发生“万家墨面”、“鸦雀无声”的局面。杂文写作者也没有听说谁被打成什么分子的事件出现。

有的读者和杂文作者眼看公法不彰,官官相护,腐败肆虐,诈骗横行……的负面社会现象,痛心疾首,认为“杂文无用”,杂文“不过是挠痒痒的老头乐”!一些读者对杂文确实啧有烦言,对此我表示理解,但必须看到:客观上,语言环境还不可能没达到言论百无禁忌,什么真话都可以说的地步。按说,杂文应该尽到匕首投枪秉笔直书的职责(当然还有艺术性、学

术性、幽默讽刺性、给人以愉悦和休闲的精神享受……等多种功能,总之它是政论诗,与报刊上的短评、社论和读者来信,大大不同),我也不赞成钝刀子割肉,但读者不妨翻翻本书中《莫说破》一文,除了艺术上应该讲究含蓄,主观上需要胆识之外,同时也需要“保存自己”。

中国正在朝全面小康目标迈进,文明提上了议事日程。科学、民主、法制和市场,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文明建设的主要议题。立党为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潮流,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它拉向后退。

老汉我已年逾八十。14年前还换了一肾,能活到今天,总觉得是意外收获。八十岁还能出版著作,可以说是偏得。这亏了学术能人王春瑜兄的鼓励和青岛出版集团的抬爱,使这本书得以面市。所以应该向他们深致谢忱!

阳货篇载: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云,语末助词,无实在意义。云乎,语末助词,表反诘。玉帛,指玉制和丝织的礼器、礼品。钟鼓,两种乐器。

孔子说的是:礼呀礼呀,只是说玉帛之类的礼器、礼品吗?乐呀乐呀,只是说敲钟击鼓之类的声音吗?

反诘,是明知故问,表达的其实是对此问的否定。礼既然不只是表现在礼器、礼品上,以及仪式上(参看前文“林放问礼之本”),那么还表现在哪里呢?孔子有一些正面述说。除回答林放问礼之本外,较突出的是八佾篇以下一章:“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身居上位却不宽厚不宽容,行礼却不恭敬不认真,遇到丧事却不哀痛不悲伤,这种样子我怎么看得下去呢?)也就是说,礼要表现出“敬”的情感,丧礼要表现出“哀”的情感。这种情感远比礼的仪式、器物重要。

然而,还应该进一步探源。“敬”也罢,“哀”也罢,都基于人的内心,而这个内心就是仁心。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仁,有大爱。内在有仁之质,外化为仁之行,即显现仁之德,才能在复杂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中以合适的方式方法表达出恰如其分的情感。而且,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中规中矩。

八佾篇载: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如……何”,是谓语词组,相当于把(拿、对)……怎么样(怎么办)。

人如果没有仁之心、仁之德,对待礼会怎么样?这同样是不疑而问,是孔子常用的问话艺术。孔子有意让听者转动脑筋,而不直说不仁者会怎样。答案其实很清楚,不仁之人不仅不会遵礼、行礼,而且会藐视礼,践踏礼。

前文和本文引述的几句话表明,礼的核心和灵魂是“敬”“哀”的情感。而这些情感的表现都是由仁之心外化的仁之行,也就是仁之德,故礼的基础和本质最终表述应该是仁。乐,即音乐,亦如此。

孔子一再强调礼,是因为春秋末期已经缺少西周之礼,即礼已“坏”;一再强调礼的内在本质和根本精神,是因为在尚存的礼中由上到下缺乏由衷的爱心和情感,而只有形式的敷衍。由此可以断定,上述三段问话都带有或强或弱的激愤情绪,因而语气比较严厉。

『玉帛云乎哉』

白子超



论语新读

对话苍茫

张秋波

苏剑秋兄是我画友,也是个文化人,出版过文集,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和画评,所以知之者甚众。他同时也是个画家,而且画得相当不错,但是他以画为乐,只求自娱,因此其画名不显,知之者甚少。前些时候,剑秋兄与好友相聚,大家建议他选一些作品出本画册。一来便于与同道交流,二来也能让更多的朋友赏析。他考虑了一会,认为讲得有道理,便欣然同意。同时要我为他写个小序,我说我不是名人,人微言轻。大家说无妨、无妨,贵在有知音也。

剑秋兄早年曾长期跟随上海美协主席沈柔

来也能让更多的朋友赏析。他考虑了一会,认为讲得有道理,便欣然同意。同时要我为他写个小序,我说我不是名人,人微言轻。大家说无妨、无妨,贵在有知音也。剑秋兄早年曾长期跟随上海美协主席沈柔

识当时海上大家唐云、谢稚柳、程十发先生等。他为人热情聪明,懂礼仪,知进退,“敏于事而慎于言”,每得老先生的好感和指点,故而获益良多。近些年来,他沉迷于传统山水画的创作,常常终日伏案,挥写不辍。据他自己讲是笔墨之中,自有情趣,信然。

时下,海上画坛画家云集,名人辈出。不少智者承前启后,不断创新,作品既有传统,又有新意,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五彩缤纷的景象。海派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能够海纳百川。海派绘画的特点之一就是风格多样,各具面貌。剑秋兄亦然,他敬佩名人,但他画自己的画。他的画显然是与别人不同,他有他自己的面目。我颇为喜欢他的画,之所以喜欢,是因为他的画有“三气”:一是静气。



追求,在于立意、章法和技巧的高低。剑秋兄的画,布景虽未盈尺却有千里之意,树石笔触虽细,仍有坚实挺拔之感。我以为他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委实不易也。

赞言如上,不知当否?且待有识之士见教。也希望朋友们能喜欢他的画。



桂林山水

(中国画) 苏剑秋

(选自《苏剑秋画集》)

系列广播剧《刑警 803》从一

开始就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有一次下班正逢下雨,这是上海最难叫车的时刻,我等了很久,好不容易看到一辆空车,忙不迭招手,可是那车虽然开得很慢,却好像没看见我似的擦边开走了,当时我真是又气又急又无奈,只好压住火气继续等待,不料没一会儿,那车又倒回来了,驾驶员真诚地道歉:“对不起,刚才光顾着听广播剧了……”我这才注意到车里正在播送《刑警 803》的尾曲。我笑了,作为《刑警 803》的导演,所有的怨气瞬间消失。驾驶员还解释说:“太好听了!剧情紧张,吸引人,演播得也好!刚才正好听到最紧张的时候……”他嘻嘻地笑了起来,有点不好意思。这时正好一集播完,他把音量关小,却兴致不减地说:“你不知道,有一次一个外地乘客听得起劲,到站了也不肯下去,怕听不到结尾,硬是让我再开一段路,把戏听完了才下车,还说上海好啊,有‘803’,安全。”当时我真的被感动了——能制作出这么深受听众喜爱的节目有多好啊!后来,我还听说我的几个老朋友的子女,就是因为听了《刑警 803》以后,坚决要去报考警校,立志当一名好刑警。

然而,更让我感动又难以忘怀的事还在后面——

早年,我家住在淮海中路湖南路口,离巴金伯伯家很近,我常随

父母去他家玩,后来父母去了北京,依然叮嘱我要常去探望巴金伯伯。特别是每年的冬季来临,爸爸妈妈更是反复叮咛:“巴老快过生日了,你一定要买个蛋糕去祝贺!”巴金伯伯是我最崇敬的作家,也是我心目中最亲切的长辈,我当然会特别出色地完成父母交给我的任务!

巴金是当代中国文学界的泰斗,但他总是那么谦和亲切,即便是

巴金与《刑警 803》

孔玉

像我这样的小辈,每次去看他,他都会热情地站起来迎接,告别时他一定会送出客厅,走下台阶穿过花园,送到通往马路的大铁门口,后来他腿脚不便了,仍然坚持这样。

自从《刑警 803》开播以后,哪怕每天只播一集,对我们的录制压力都很大,必须日以继夜马不停蹄地工作,才能赶上不间断播出的速度。这样的忙碌,让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去看望巴金伯伯了,眼看他的生日又快到了,我赶紧抽空前去拜望。

记得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阳光非常好,我拎着一个精心挑选的蛋糕来到了巴金伯伯的家。我们坐在客厅里聊着家常。巴老常说他不善言表,所有的思想情感都是通过他的笔传达出来的,然而那天,我们还是说了不少的话,甚至忘记了

时间。直到他的护理员小吴跑进来开灯,才发现天已经暗下来了,我赶紧起身告辞,他照旧艰难地站起来,执意要送我出门。走出客厅,刚要下台阶的时候,突然听到背后传来小吴急切的声音:“开始了!开始了!”巴老一下子就停下了脚步,我奇怪地回过身,这时从书房里传来了《刑警 803》的主题歌,啊,是“803”开始了!巴老很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我就送到这里吧,我要去听‘803’了!”然后又忙着嘱咐女儿小林和九姑妈来送我,当时我真是又意外又高兴地愣了半天:“您爱听广播剧?”“是啊,我眼睛不好,从来不看电视,只听广播,尤其喜欢听你们做的《刑警 803》!刚才都没来得及说,真的是很不错啊!”小吴在旁边补充道:“他每集都不拉下呢!”接着就扶着巴老走进书房了。

伴随着《刑警 803》的音乐和对话,我走出了大门,在那条幽静的小路上默默地走着,心情是那么的平静——我们真的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啊!

后来,年迈的巴金伯伯住进了医院,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了,可他的神志依然清晰,直到他终日卧床不起,仍在听着广播,《刑警 803》始终陪伴在他身边!

即便案子无赃物、无凶器、无痕迹,也难不倒“三剑客”。

我收集黑胶唱片的时间并不长,大约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数量也不算多,陆陆续续买了 200 张左右。大部分是在延安中路茂名南路的中图公司买的,记得西藏中路也有一家有售。后来这两家商店式微,就只剩下吴淞路的九龙了。那段时间大概也是黑胶唱片“最后的晚餐”吧。

说来有意思,那时候我沉湎于购买黑胶唱片,连音响、唱机也没有,这些都是结婚时才置办的。一个媒体的朋友从广州公司弄来了两台“金笛”牌电唱机,价格仅 90 元,我和虹兄一人一台。因此,结婚后大约有一年时间,听的都是黑胶唱片。后来买了 CD 唱机,黑胶基本上就不听了,当然其中的一个因素是听黑胶唱片相对麻烦,不如 CD 便捷。

平心而论,我们这代爱乐人都是有黑胶情结的。黑胶音质、音色上的优势暂且不论,光是那些宛如艺术品一样五彩缤纷、精致美丽的封套,就常常令人爱不释手,沉迷其中了。同样的黑胶唱片,其实唱片公司后来大都做了相同的 CD 唱片,封套设计一模一样,但 CD 就没有黑胶的感觉,你说怪不怪?

等我前些年有兴致找出尘封已久的电唱机,想重温旧梦,却发现唱针已经断了。于是,打算重新去买一架电唱机。兜兜转转,寻寻觅觅,真的把它搬回家里,是在前不久的国庆长假里;奥地利的牌子,捷克生产,价格比当初的那台国产“金笛”翻了 30 倍,还是基本型的。不过,安装好这台新唱机,放上一张我喜欢的保尔·莫利亚的唱片,当《我的路》美丽忧伤的旋律缓缓流出,仿佛昨日再现,那美好的感觉又回来了。

沉浸在优美华丽的音乐中,想起了一段往事。那是在我结婚的前几天,得

知永福路的电影放映厅有一批黑胶唱片展销,不禁又心动了。但那是我最需要用钱的日子,黑胶虽然称得上是我的至爱,可毕竟不是结婚必需品,还要去买吗?纠结了好久,到底挡不住诱惑,中午休息的时候便骑自行车前往永福路放映厅。行前打了个电话给虹兄,他说他有事就不去了。记得那天,一叠叠的黑胶唱片就堆放在永福路放映大厅的墙壁,就在我津津有味地挑选时,肩膀上忽然被人敲了一下,回头一看,虹兄笑嘻嘻地出现在了 my 身后,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原来,他也抵挡不住诱惑,赶来一淘为快了。

这就是黑胶唱片的魅力。也可以说,是刻录在这些唱片中的音乐的魅力。毕竟,黑胶只不过是一种媒介或载体,假如失去了这些音乐,它们就毫无生命力可言。真正不朽的是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等大师创造的古典音乐。

取出那些许久未听的黑胶唱片,我才发现,有不少以前没有听过,或者没有好好地听过。它们就像埋在深山里的翡翠宝石,去除泥土,拂去尘埃,便会闪耀出晶莹璀璨的光芒,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比如,这套斯托科夫斯基指挥的俄罗斯管弦乐作品集,第二张第一面是柴

可夫斯基的《1812 序曲》,英国皇家爱乐乐团演奏。斯托科夫斯基不愧大师手笔,结构的宏伟与层次的清晰、细节的清楚浑然一体,尤其是结尾的《光荣颂》用了合唱,这可是我第一次听到,真是喜出望外!那排山倒海般的气势,透出庄严,又透出豪迈,透出欢悦,听得你热血沸腾,浑身通透,难以忘怀。

顺便说一句,黑胶唱片是这些年时兴的称呼,以前叫密纹唱片,又称 LP。



重听黑胶

刘蔚